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59  
30 Octo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五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30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奇先生	(意大利)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87-60678/A

下午3点3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10月2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0)

1987年10月27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5)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布尔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古巴、塞浦路斯、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希迪基先生(孟加拉国)、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达赫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恩戈先生(喀麦隆)、斯沃伯达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巴达维先生(埃及)、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加莱汗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基卢先生(肯尼亚)、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亚)、拉纳先生(尼泊尔)、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里特先生(巴拿马)、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卡若伊先

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马金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和理事会代表团其它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牙买加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巴尼特先生(牙买加)：主席先生，牙买加代表团希望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提供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再次参加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继续审议。

虽然我们是你作为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所主持辩论的最后一批发言者，但到目前为止，你指导安理会审议工作的干练方式使我们很受鼓舞。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通过你向加纳常驻代表维克托·格贝霍先生表达我们的热烈祝贺，他出色地主持了九月份动荡的几周中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牙买加代表团仍然热切希望，安全理事会目前对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将为围绕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出现的旷日持久的僵局打开一个急需的缺口，并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向变化。正如我过去曾经讲过的，在安全理事会中，围绕纳米比亚问题进行的看来漫无休止的辩论，只能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在受苦受难的纳米比亚人民中造成厌倦、怨愤和沮丧的情绪。

在辩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同事对辩论的进程，对安全理事会的

决议和决定因消极、怠惰、自满自足等种种表现成为一纸空文而灰心丧气，并因此大摇其头。我们还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一样，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信任被背叛，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今年早些时候声称纳米比亚是联合国集体努力遭到挫败的典型例子，感到日益沮丧和焦躁。

所有这些强烈的非难，是对我们集体智慧的挑战，动摇了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仰，而它本应作为人类的最终希望，免除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保护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大小各国的平等权利，因为到今天为止，联合国毕竟仍应对纳米比亚承担直接责任。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希望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这一主要机构，履行其责任，不再进一步拖延地促成该领土的独立，强制比勒陀利亚结束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军事占领。

秘书长在其1987年10月27日第S/19234号文件所载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最新报告的结束语中指出，安全理事会在九年多前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以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下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但他恰当地指出，最近几年屡次尝试作出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都因为南非坚持“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而被阻。

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我们还很感兴趣地注意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领导人试图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转达他们的保证，即南非政府仍对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承担义务，它不会采取违背它已经答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

但我们从这些所谓的保证和承诺中得到什么呢？南非的两面派手法和顽固态度从一开始就阻挠、妨碍、破坏了对联合国解决计划的执行。它加强了对该领土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强化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并继续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军事基地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不断入侵安哥拉。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继续拿一些不相干的枝节问题当作决定纳米比亚未来的条件。通过“联系解决办法”

把古巴在安哥拉驻军的问题扯了进来。这一办法已遭到了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的拒绝。

我们坚信，只有拿出更大得多的决心，在比勒陀利亚诡计和欺诈面前不要采取默许态度，才能恢复人们对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起码的信任。它必须彻底和永远拒绝和摒弃整个有害的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只能有助于比勒陀利亚继续控制该领土和它一直想把纳米比亚问题变成东西方对抗问题的企图。

与此同时，由于南非占领军在整个领土，包括在纳米比亚北部的所谓的作战区内加强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纳米比亚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造成了许多无辜者的死亡。比勒陀利亚政权占领军在扼杀和强行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对在该领土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接二连三地逞凶肆虐，横加镇压。

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它的常任理事国必须特别考虑到如不采取负责的行动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以结束该地区的持续动乱和紧张局势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况与1976年激励并推动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和在1978年又通过包括有解决计划在内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系列情况相同，这些相同的情况应该再一次启发安理会的辩论，并为作出开明的决定提供基础。

尽管情况令人沮丧，秘书长本人仍保持乐观并抱有希望。他表示相信，如果本着实事求是和对该领土居民福祉真正关心的精神重新审查纳米比亚问题的话，应当有可能打通执行联合国计划的道路。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建设性接触的失败，我们非常赞同秘书长的感想。我们希望他的明智意见将为指导我们辩论的结果提供有益的启迪。我们尊重迄今为止他所做出的认真而艰苦的努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设法提高秘书长在谈判中的作用，集体支持他为执行载有联合国解决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而采

取的行动。 秘书长必须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坚决保证，即他的外交努力将得到充分的支持，在他努力的同时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持续施加压力，迫使它同意执行纳米比亚解决计划的最后的时间表，因为所有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都已得到解决。 万一南非拒不遵从，就必须明确声明将根据《宪章》第七条严格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大家都完全清楚，没完没了地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妄图争取时间，以便维持它的种族隔离制度，长期执行它实现区域统治和控制邻国的庞大计划。 因此，接受纳米比亚的独立，承认它是由黑人多数统治的单一国家，那就不仅要承认种族隔离思想对纳米比亚是不适用的，而且要狠狠打击与非本身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道义、逻辑和实际的理由。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被压迫多数采取了果断英勇的行动使自己摆脱种族主义压迫和奴役枷锁，甚至南非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道义和思想上的理由都已开始瓦解。 同样地，纳米比亚的被压迫多数的愿望也从他们的南非英勇兄弟们不屈不挠的抵抗中得到了充实和支持。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尽快采取行动，解决该区域动荡不稳和紧张的根源。 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认为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享受他们的权利——自由和独立，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行动必须瞄准实现这个目标。

安全理事会有着明确无误的责任，在这一努力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牙买加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你表示祝贺，你在主持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中表现了智慧和能力。 我们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会议特别感到高兴，因为你代表了一个与我国有着友好关系、彼此尊重的国家。

我还想在此向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加纳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表示敬意，他在主持安理会上月工作中胜任愉快，而且负有责任感。

安全理事会这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是在它就同一个问题开会失败六个月之后进行的。安理会未能通过由我国和其他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那个决议草案要求对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安理会未能通过该草案是因为它的某几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我们的联合提案和对它的支持完全是根据我们的经历和我们从国际社会说服不了种族主义政权遵从人类意愿而得出的深刻信念。这一人类意愿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各机构通过的大量决议。

然而，理事会无法通过一项决议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走进死胡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该民族的儿女自己创造的，也是他们为维护其象人一样生活的权利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

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殖民主义问题，而且是性质特殊的殖民主义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的态度问题。老殖民主义以亚洲和非洲人民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为借口统治这些人民。南非为了巩固为国际社会所唾弃的种族隔离政权将其统治强加给纳米比亚。老殖民主义者争辩说他们承担教导亚洲和非洲人的神圣职责以便试图掩盖殖民主义的种种弊端。南非认为纳米比亚人民是种族隔离政策的绊脚石。老殖民主义是一个俱乐部，其成员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尽管利益各有不同。南非政府是一伙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驱使的殖民主义者，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殖民主义的种种弊端变本加厉。

因此，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是独特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大会及安理会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都表明了这点，特别是安理会呼吁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大会宣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决定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该领土的第2145(XXI)号决议。我们还应当记住1971年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意见。

南非政府无视这些一致同意的意见，继续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坚持其对该领土的占领，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掠夺该领土的资源，而且是为了巩固种族隔离制度本身，

以纳米比亚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防御线，作为侵略前线国家的跳板。

因此，我们面临着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如果不迫使南非服从国际意愿，就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

由于目标的形势威胁和平并加强侵略，因此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步骤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遵循国际社会的意愿行事。《联合国宪章》将这一责任赋予安理会。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宪章》第七章各项条款的规定。《宪章》表达了本组织创始者的哲学。从过去痛苦的经历中得出的这一哲学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地区性问题不会再象以往那样仅仅属于本地区了。这些问题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因为当代生活的性质决定了所有国家都相互依存。另外，共同的利益使我们必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仅仅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和本组织的信誉，就应当开动《宪章》第七章的进程。运用第七章也许可以给某些蔑视本组织决议的政府一个有用处的教训，并且也可能构成对任意无视国际意愿的政府的一种威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求并将继续要求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的理由了。不能让该政权继续蔑视国际意愿，象所有不法之徒那样，继续玩弄拖延战术的花招。

另外，我们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同古巴军队进驻安哥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是一份很实际的案文。它以安理会今年3月21日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10月27日提出的进一步报告为基础。该决议草案授权秘书长安排南非和西南非组之间的停火。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并希望他将取得积极的成果，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和独立权。同样，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能得到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支持。

最后，我向在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组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致敬。我们坚信这一斗争将会为纳米比亚人民赢得尊严、自由和独立。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并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你代表着一个友好的国家，意大利，我国同意大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联系。我们坚信，我们在安理会本月份审议其他问题时注意到的你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确保你指导安理会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向你的前任，加纳代表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以堪称典范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为他在上个月取得的成功向他致敬。

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已经二十一年了。关于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决议也已通过了九年。然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仍顽固拒绝离开纳米比亚。种族主义政权利用这几年的时间进行了立法结构和行政方面的变动，以便进一步加强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和非法占领，进一步对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犯罪的、残酷剥削。

它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前线国家发动侵略，因而造成这些国家的动乱、人民的巨大痛苦及物资的损失。其后果是，纳米比亚的局势持续恶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国家友善的人民的痛苦。

这些行动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文件，价值和安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同时也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1号法令。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现实威胁。

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其他毫不相干的枝节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先决条件并不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部分。安理会第539（1983）号决议和第566（1985）号决议拒绝接受这种联系解决办法，这就是证明。将纳米比亚的独立权利与安哥拉的安全权利相联系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古巴军

队在安哥拉的存在完全是另外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应安哥拉政府的要求进驻的，而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因而，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是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唯一障碍。

伊斯兰教义及其永恒的价值承认全人类自由、正义、和平、博爱与平等的原则，对肤色或是种族没有歧视。他们这样做为了使人们根据伊斯兰教法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该法规规定最重要的自由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是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伊斯兰国家贯彻这些崇高的伊斯兰原则，一贯十分重视与非洲人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重视纳米比亚与南部非洲其它地区解放与自决的问题。伊斯兰精神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所作所为，这种行径反映了最可恶的人奴役人，人剥削人的现象。

科威特有幸主持召开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会议，伊斯兰国家特别重视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事业。今年1月份在科威特召开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中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解放斗争表示的这种支持。这些决议再次要求伊斯兰国家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还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为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得到民族独立，为让纳米比亚人民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和行使其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所进行正义的武装斗争。

在科威特举行的首脑会议再次表明了伊斯兰国家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会议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拒绝接受这种联系解决办法表示满意。

我愿在此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西南非人民组织表示敬意。因为它坦率地说明了纳米比亚的真实情况、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办法，并强调了迅速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以确保纳米比亚的独立。科威特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及其武装斗争和外交要求。科威特对西南非人民组织在一些场合表现出的灵活性表示赞赏。

科威特还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

号决议第3段中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保证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公正和不偏不倚的选举以建立多数人统治的政权。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其保护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制定一项在联合国构架内的解决方案，即使安理会要迫使南非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和其他决议，或是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前就坐并讲话。

英苏纳利弗先生（圭亚那）：同许多其他已经发言的代表一样，我国代表团对一再来到安理会要求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实在感到没有什么乐趣。过去，比勒陀利亚全然无视我们的呼吁，因此，我们所讲过的话现在似乎都变成空洞的言词和例行公事。然而，我们认为，只要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受束缚，我们就不能，也不应保持沉默。

但我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使我们悲观，或——更糟的是——使我们无礼。因此，我首先要衷心感谢安理会成员允许我们在这次辩论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10月份主席的良好祝愿，并祝贺你的前任，加纳大使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工作。

我不愿在此作长篇发言。我认为，我们目前不应广泛或详尽讨论这一局势；我们都同意，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局势，联合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如果要我们这一代和后代重视联合国的话，就必须惩罚象纳米比亚这样的局势。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有采取果断行动的特殊责任，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服从安理会关于无条件解放纳米比亚的呼吁。

因此，圭亚那完全支持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和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倡议，要求召开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明确授权秘书长以响应其呼吁：

“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决心努力于1987年向纳米比亚派遣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S/18767, 第33段)

秘书长已经告诉我们,他认为,不存在阻碍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未决问题。他今年3月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我们目前收到的最新报告中都表示了这一看法。因此,没有任何借口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归根结蒂,纳米比亚独立是应该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解决的非殖化问题,我们的确这样认为。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十分狡猾奸诈,以外部考虑成功地掩饰这一问题。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其战略论点和继续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部队呆在安哥拉联系起来。

同时,比勒陀利亚发言人大胆声称愿意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他们甚至说愿意在执行决议中同联合国合作。因此,安理会不妨赞成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出的停火要求,看看比勒陀利亚的愿意是真是假。我们认为,停火建议证实了西南非民组的政治勇气和决心,比勒陀利亚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答复。如果南非拒绝接受,这不仅表明它反对和平解决该地区冲突,而且暴露了白人少数统治者的真正动机。然而,如果比勒陀利亚愿意的话,响应理智的呼声,放弃对该领土的控制还为时不晚。

我们认为,签署停火协议并停止比勒陀利亚的镇压政策将是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第一步,以促进实现纳米比亚和平的机会。一旦实现停火,秘书长就不难为派遣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而进行必要的磋商。援助小组的名称表明,它是为了协助和平移交权力;我们认为,只要条件许可,就办得到。

正如英联邦政府首脑们几天前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上认识到的那样:

“纳米比亚获得独立问题上的僵局似乎已成永久性的。”

因此,他们说,面临的挑战

“是，建立导致执行决议的有效进程。”

我们敢说，援助小组若能按照成立时的初衷开展工作，就可以有效地应付这一挑战，为顺利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创造物质条件。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坚持这一想法，并付诸实施。

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已有21年了。整个一代长大成人的纳米比亚人不知什么是和平。难道他们就该永远生活在耻辱的奴隶状况吗？此外，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纳米比亚人民享有安全可靠的未来，怎么能在联合国这里自称关心妇女、青年、老人、残疾人等诸如此类的人们呢？我国代表团响应纳米比亚人民要求自由和自决权利的呼吁，更有勇气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采取一切措施，使比勒陀利亚镇压性少数人政权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因此，我们应毫不迟疑地通过，并立即执行安理会目前的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下次再为此事来到安理会，如果还不能庆祝纳米比亚独立的话，至少应能感到实现自由已经为期不远，安理会没有白白努力。

本次辩论是在纳米比亚理事会宣布的声援纳米比亚受苦人民周内举行的，这是十分有意义的。辩论中的讲话和声明以大量恰当的词表明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但我们认定，仅仅言词还不能说明我们真正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需根据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提出的具体方式援助和保卫纳米比亚，使其从南非野蛮控制下解脱出来。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的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贾伊·普拉塔普·拉纳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拉纳先生（尼泊尔），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主席：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国表示感谢，感谢给予我这一机会就安

理会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言。同时，我要向你转达特别委员会对你的热烈祝贺，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将一如既往，明智而干练地领导理事会的审议工作。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他在上个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起到了富有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1987年4月7日，在安理会召开的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紧急会议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上所承担的责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大多数发言者在辩论中强调使纳米比亚迅速获得其早就应该实现的独立的基础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是，由于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此事未能实现。安理会未能实施自己的决议，不仅壮了种族隔离政权的胆，使它拖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而且帮助了它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掠夺这一领土的资源，但却没有受到惩罚。

不仅如此，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天正加紧对黑人多数的残酷镇压，积极推行一项破坏非洲邻国的稳定与独立的侵略政策。很明显，这种令人不能接受的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然会严重破坏联合国的原则和信誉。

因此，特别委员会今天请求发言不仅是要表示它对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正在恶化的危险局势感到深深的担忧，而且也要重申支持和声援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他们今天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正在继续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特别委员会高度赞赏秘书长及其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关于寻找加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途径的倡议，同时，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驻军安哥拉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牵强附会，与独立计划毫不相关。国际社会必须搬开这一阻碍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障碍。同样，特别委员会认为任何已在纳米比亚建立的所谓临时行政机构是非法的，是违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

种族主义政权在阻止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时所表现出的顽固、两面三刀和不守信用，只能延长并加剧南部非洲的冲突和该地区人民的苦难，从而剥夺整整一代人在尊严、和平和安全中生活的权利。因此，特别委员会敦促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立即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是迫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及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最恰当有效的和平手段。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赞成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建议，即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由安全理事会商定停火安排和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最后，特别委员会借此机会赞扬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非法占领、压迫和恐怖的英勇斗争，重申支持他们自决和获得解放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就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地祝贺。我自豪地回想起你的国家意大利是最早与加纳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在加纳1957年从殖民统治之下获得独立后以后不久便与加纳建交。从那时起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扩大和深入，毫无疑问，这是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的。因此，当我们再次就纳米比亚局势这一令人气愤的问题进行辩论时，我们对你的领导表示信任。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要就一些代表团在加纳担任九月份主席期间对我说的客气话向它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全体会员国的支持，要完成我们的任务是极其困难的。

联合国的非洲集团成员国请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领土的局势。用该集团的主席兼发言人马达加斯加常任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的话来说，采取了这一行动

“表示非洲国家集团的担忧，因为不仅纳米比亚人民在遭受水深火热的苦难，成为最残酷和暴虐的殖民主义剥削的牺牲品，而且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

问题上长期以来无所作为，而这始终应是联合国，事实上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特殊责任。”（S/PV.2755，P.8）

当然，非洲集团对安理会的看法是以基于下述事实：即过去已通过了许许多多决议，但南非轻蔑地置之不理，而安理会却未对此作出恰当的反应。事实上，第566（1985）号决议严重警告南非给予合作，以便确保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不然，安理会将不得不根据《宪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不出所料，南非拒绝倾听这一警告，而安理会则仍未采取它曾答应采取的行动。

安理会成员还记得，1985年11月和1987年4月，安理会曾分别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了详尽的辩论。但是，由于一些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因此，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议呢？这次会议又应当怎样同过去召开的会议相区别呢？

加纳代表团认为，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严重地威胁到生命财产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安理会应当举行本次紧急会议。不仅如此，非洲集团和其它不结盟国家已要求安理会完成九年前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所授权的行动，即促使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停火，以此作为第一步，最终在该领土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自今年4月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以来，种族主义政权一如既往，继续有计划地镇压和残暴对待该领土的人民。民宅受到袭击，几十人被逮捕和拘留。简言之，在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的这块领土上，局势持续恶化。

一个以纳米比亚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路德教世界联盟的发言人于1987年10月9日在第四委员会作证时举出了几个例证，说明南非在该领土的所作所为。我仅引述几个说明南非持续骚扰纳米比亚人的事例。

“(a) 1987年4月，纳米比亚北部至少有13所学校被炸或被纵火。



位于翁希尼利瓦斯的路德教诊所和隔壁的国民学校办公室也被炸和被烧。根据目击者的报告，身着南非国防军军装的人曾在出事地点附近出没。

“(b) 1987年9月20日，星期日，位于纳米比亚北部奥姆卢基拉的罗马天主教教堂被投掷燃烧弹。南非军方指控西南非民组进行了该次袭击，但罗马天主教当局表示，他们认为西南非民组不应对此负责。这所教堂是十年前在西德人的资助下建起的。

“(c) 1987年4月23日，65岁的路德教牧师菲雷德里克·恩希哈尔瓦于当日下午被南非士兵从他设于纳米比亚北部奥哈卢舒的办公室里拖出，被殴打至昏迷不醒，然后被用卡车运到数英里之外的灌木林中，直至凌晨两点才被释放。由于那次袭击，他于7月21日死于医院。

“(d) 1987年3月17日，内森尼尔·什康戈在住入位于奥南佐克韦的路德教医院后不久即遭保安部队的绑架。当时，他正等着对他那被子弹击断胫骨的腿部进行爱克斯光透视检查。自那以后，他的下落不明。

“(e) 1987年3月14日，路德教会奥什加博高中的校长蒂莫图斯·恩达翁达和他的妻子恩达哈法被南非士兵拘留。他们被从学校带到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整夜被铁链锁在栅栏上，这显然是将他们作为人质，应付西南非民组游击队可能发动的袭击。

“(f) 1987年7月14日，南非军队闯入位于纳米比亚南部贝尔塞巴的路德教堂，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犀牛皮做的鞭子驱散为庆祝一所新建中学落成典礼而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举行祷告会的300名家长与学生。在这次警察行动中严重受伤的群众之中包括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和路德教教员。

“(g) 1987年8月18日，设于纳米比亚全国各地城镇的学生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工会职员的办事处和家被袭。西南非民组的五位国内领导人被依据《恐怖主义法》逮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曾就此事提出抗议。9月11

日，西南非洲最高法院法官肯·布休恩做出了一个勇敢和没有先例的裁决，命令释放那五名被拘留者和另外两名依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的人士。他表示，《恐怖主义法》十分严酷，执行逮捕的警官并未严格遵照该法行动。政府将提请上诉。”

秘书长的报告，世界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团体都给这一系列的野蛮行径提出证据。当然，在列举这些行径时，我们也没忘记，南非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现已成为家常便饭，对某些人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是从中渔利的机会，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用指责和正在进行的“建设性对话加以限制和容忍的。

罪恶的事物多次重复，往往能使人类情感变得迟钝。即使是几十年来在纳米比亚不断大规模采取的最野蛮的行径也只不过是把每一新的残暴镇压行径变成又一个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忍受的事件，将此作为为政治与经济接触而应付出的代价。然而，纳米比亚人同我们所有人、包括镇压他们的南非人一样，都是人类的一员，应当得到《宪章》、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的保护。因此，安理会的成员应同意：暴力和野蛮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当一个非法政权对手无寸铁的殖民地人民从事这种暴力野蛮行动的时候。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尽可能地经常检查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暴力，以便执行安理会自己在第385(1976)、435(1978)和566(1985)号决议中做出的决定。这些决定授权秘书长开始同种族主义南非接触，解决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提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即将该决议付诸实施。

根据这一委任，秘书长于1987年3月31日向安理会报告说：

“1985年11月，有关各方就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设想的比例代表制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意味着与联合国计划有关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已获解决。”(S/18767, 第31段)

正是秘书长的这一结论为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成立第435(1978)号决议提出的临时机构奠定了基础。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五段设想的步骤对执行这一决议所计划的措施是符合逻辑的。毫无疑问，停火和设置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是比勒陀利亚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代表都愿意进行的活动并且愿意同秘书长进行合作。本着这一精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已经表示准备履行其义务。

但是，另一方又怎么样了呢？它在历史上一贯推诿责任，现在仍提出要求解决某些问题的借口，也就是让古巴军队撤出主权的安哥拉，并以此作为它遵守安全理事会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基础，而这个问题不仅属于安哥拉和古巴的主权范围，而且安全理事会对此也没有权利管辖。因此，安理会正确地宣布这个问题与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毫无关联。

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自相矛盾现象：南非正试图通过这一在实质上与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无影响、无效的问题，来使其非法管理和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化。南非坚持这一先决条件就是藐视安理会的权威，同时它也违反安理会的决定。由于有人有趣地，如果不是玩世不恭地，玩弄实力政策，也就是某些成员国以投反对票来削弱安理会斥责南非的努力。因此，安理会不能执行其自己作出的决定。同时，由于这个缺陷，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已被联系解决的概念绑住了手脚，而安理会曾多次反对过这个概念。如果安理会必须履行其诺言，并挽回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信誉的话，那么，那些投了反对票从而挽救了那些干非法行径的人的国家，必须从原则和国际道义的利益出发，不惜一切地努力支持安理会而不是支持南非。

面对南非对安理会的轻蔑态度，安理会表现出团结一心，目标一致的时候到了。对南非在这个问题的所作所为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推测，因为安理会各成员国在昨天，1987年10月29日，都听到了该国代表的发言，它坚持联系解决，从而就意味着它打算再一次无视安理会对这种理论的反对意见。该代表甚至含沙射

影地指出安理会的立场受到了花言巧语和宣传的蒙蔽。

在听了南非代表毫无道理的自我标榜的发言之后，我们确信谁也不会受南非的骗了。南非就是缠着安哥拉不放，因为受南非保护的安盟没有统治这个国家。南非对安哥拉合法政府的仇恨，以及其对安哥拉当前经济状况进行的不恰当评论，都是故意为了转移我们辩论的中心。那么好吧，既然南非讲了它那一套，现在该由安理会向全世界，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表明，安理会有能力坚持《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安理会能够保护正义不受谬误可恶的诡计的蒙骗。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加纳代表团和不结盟运动在安理会中的其它成员国一道，提交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给安全理事会提供了恢复其前后一致的作法和权威的机会，其办法是为实现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中指出的目标而采取具体步骤，这个目标是：

“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非法管理机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在这个意义上，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国代表团热切地希望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投赞成票从而使这个决议草案获得通过。这将向比勒陀利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安理会再也不支持非法行为了，再也不会在这个无须吸取新的教训的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了。

生活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这个本应处于联合国的神圣托管之下的领土——的人民正在痛苦地淌着鲜血，在无穷尽的折磨中挣扎。加纳代表团希望对于这一决议草案作出一致的决定将赋予这种长期受到践踏的神圣托管权以新的活力和新的意义。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让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美国代表团诚挚的祝贺。你的政治家风度和远见卓识是众所周知的。我还

愿意对安理会上月份主席，加纳的格贝霍大使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欢迎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自从安理会上次关于这个问题开会讨论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我高兴地向各成员国提供关于最近为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努力的最新情况。

首先，让我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的立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来源于南非共和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这一事实的。南非没有留在纳米比亚的权利，没有控制该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权利，也没有把该国作为侵犯其邻国边境的集结地的权利。

自1978年以来，美国完全支持并积极寻求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美国现在正积极地参加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谈判。

在澄清在纳米比亚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程序性技术问题上，已取得巨大的进展。选举的时间表已经确定，所有纳米比亚人的基本政治自由得到了保证，已经概括地提出了将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的宪法上与安全上的设想，关于由联合国监督以确保有秩序地进行过渡的问题也已达成协议。美国对于能够与前线国家、联合国、联络小组以及在场的有关各方一起作出成功的努力，为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未来制定成功的框架，感到自豪。

然而，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还有待实现。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解决安哥拉和南非对安全的关切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就不能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尤其是南非人，他们表明，除非古巴军队呆在安哥拉的问题得到处理，否则，他们便不会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安哥拉人则表明，除非南非人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成为过去，否则，他们便不认为其边境是安全的。

以前的决议都忽视了这一事实，即纳米比亚的冲突各方认识到该地区严峻的政治现实和僵局会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因此，愿在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南非军队

撤出纳米比亚的情况下，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努力。

纳米比亚的所有冲突各方都认识到，只有主要的外部双方的对安全的关切得到处理，才能就纳米比亚的前途达成一个有意义和持久的协议。

使外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以便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这仍是美国与安哥拉和南非政府进行谈判中所要取得的目标。自今年四月份以来，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罗克四次会见了安哥拉政府代表，以便加速使谈判取得圆满结果。最近的讨论是严肃、详尽和务实的。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明白为达成一个冲突各方都接受的协议所要采取的措施。

美国与安哥拉的接触正在继续。美国依然保证作出努力，以获得一个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办法，该办法将保护安哥拉及其它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使长期遭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

美国是在这种情况下谈到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我们也赞成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一明确的目标。我也同样继续关切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支持在执行日之前停火和派出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这在就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技术细节进行的漫长谈判中已得到证实。我们欢迎秘书长和秘书处在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

然而，我们认为，安理会要求秘书长在获得一个一致的政治解决办法之前，着手采取最后的程序性步骤——所有各方都原则上同意这些步骤——是不现实、不适当的。我们不认为安理会会由于呼吁秘书长这样做而获得更多的信誉。因此，在对安理会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美国将投弃权票。对解决办法的谈判在继续，我们真诚希望这些谈判能取得成果。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让我提一下所谓的纳米比亚过渡政府的科宗圭齐先生提出的要求：他要求允许他作为组成多方会议的各方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安理会知道，美国认为安理会保持认真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是重要的，因此，一位有可能对辩论作出合法的贡献的人的要求应当予以考虑，不管其政治派别如何。然而，

在安理会四月的审议中，这一请求却以组成纳米比亚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实体的面目出现，而该机构是已被安理会宣布为无效的。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认为安理会有义务对科宗圭齐先生提出的要求进行有利的考虑。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10月份主席，祝贺你出色和成功地领导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你的广博的阅历和外交技巧使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这次辩论的纳米比亚问题，将获得其最应受到的注意和引导。

也请允许我通过你，向你的前任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极大的感激，感激他出色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上月的工作。

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精力来履行安全理事会赋予他的使命：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加速其获得早应取得的独立。

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已有20多年了，到目前为止，已就这一问题通过了19项决议——那些被否决的决议还不算在内。使国际社会极为关切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无礼对待安全理事会决议，继续不受惩罚地执行其压迫、种族统治和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政策，一再对邻国发动侵略，以便使其能永远对自豪和不可征服的人民进行非法和种族主义的扼杀。对纳米比亚独立的压制给纳米比亚国内带来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对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并给邻国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奠定了国际接受的基础。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进行领导，采取必要措施以体现其权威，并确保一项计划的执行，该计划的构想是：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通过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我们绝不允许比勒陀利亚利用借口或施展转移视线的花招来阻止

计划的执行。

正是南非对国际社会意愿的蔑视阻挡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我们都知道，秘书长在1983年12月通知安全理事会说，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秘书长在1986年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保证，他再次指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但是，由于南非继续进行非法控制，继续坚持不能允许的联系解决办法，纳米比亚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决权。

秘书长在最近关于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贯彻情况的报告中告诉我们，他完全拒绝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并要求立即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秘书长的报告最后说：

“……最近几年屡次尝试进行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都因为南非坚持“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而被阻。”(S/19234, 第25段)

但是，秘书长仍然坚信，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够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赢得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为尽早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铺平道路的持续努力因本月早些时候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而得极大的加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表示成员国对南非政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严重关注。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听取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对其发出的呼吁，即贯彻安全理事会自己关于纳米比亚决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实际上，安全理事会本次紧急会议的召开正是因为非洲国家集团向安全理事会转达了这一呼吁。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满足我们在这方面的期望，一致通过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草案的照顾到了各个方面是毫无争议的。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提出草案是为了授权秘书长在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安排停火，后者已经表示愿意与南非签署并遵守停火协定，促进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贯彻。



巴基斯坦人民非常关心非洲的自由大业和非洲人民的福利与幸福。我国是由于行使自决权而诞生的，我们从未忘记我国建国伊始的情况和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对我们新生的主权国家的庆贺。忠实于我们历史，我们一贯积极促进把非洲大陆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进程。直到在纳米比亚消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之前，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致敬，纳米比亚的自由运动在其领导下已经成熟，纳米比亚已准备好在非洲大陆主权、独立国家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穆舒塔什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联合国这一最重要机构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明智的指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将有效地进行。同时，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你的前任、加纳的格贝霍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本机构9月份的工作。

几天后大会全体会议将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本阶段正处理同一个问题这一事实就表明必须严肃和紧迫地处理这个问题。

尽管获得了国际社会压倒多数的支持，纳米比亚独立长期未能实现。自从1966年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委任结束以来，大会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和决定，肯定并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与国家主权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南非竟能无视国际社会的愿望而逍遥法外。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几十年来关于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庄严决议仍然没有得到贯彻。这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根本弱点，我们只能希望，无法贯彻联合国决议与决定的问题将结合着我们为加强联合国的努力加以审议。

10月27日，我们纪念了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周。当时，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在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信件中重申，塞浦路斯人民和政府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除其它事项外，总统的信件拒绝：

“……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解决这一问题与任何其它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我们因而呼吁立即无条件地贯彻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包括停火。”

并且，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几周前于10月2日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成员国在会上有机会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呼吁立即贯彻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和决定。

大会第42届会议期间的所有这些活动无疑表明，纳米比亚问题是国际社会议程的优先项目。同时，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认为再也不能拖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构成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公认的基础。由于南非政权推行镇压性的种族主义政策，纳米比亚人民正在受苦受难，因此再也不能拖延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不结盟运动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仅仅几个星期前在10月5日至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会议上得到重申，这一立场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在那次会议上，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重申，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纳米比亚人民拥有在整个完整的领土上，包括沃尔维斯湾、彭吉恩岛以及所有毗连的近海岛屿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他们强调，纳米比亚人民利用一切办法，包括武装斗争，争取实现这一权利是合法的，并要求各国对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真正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合法的武装斗争给予更多的政治、外交、军事、财政和物资支援。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重申支持秘书长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的努力，并

促请秘书长立即开始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完全赞成不结盟运动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

我们看到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出现了僵局，对此应负责任的只有南非政权，我们的责任是保证该政权遵守联合国决议。

主席：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津巴布韦代表，他希望以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的身份发言。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前就座并发言。

马登奇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们将贵国意大利看作是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争取公正、自由的斗争的朋友。因此，我们相信，在您卓越的外交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指导下，安理会的讨论将会圆满结束。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我们的兄弟、非洲杰出的儿子加纳大使格贝霍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赞赏他出色、熟练地处理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人们常说，世界历史即世界法庭。如果确实如此，我在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法学家在谈到联合国和我们这个世界时，看到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所采取的行动和表现——无动于衷，将会对我们说些什么？我还在想，他们将会怎样谈论今天的大国，这些国家的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使人发晕的高度，但它们在在一个野蛮的种族主义政权——一个蔑视一切文明行为准则的历史怪物——面前，则表现得无能为力。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服了思想上的差异团结起来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大国，在看到另一件同样的危害人类罪——南非政权以种族隔离理论的形式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犯下的罪行——时却丧失了采取行动的意愿，他们难道不会感到奇怪吗？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国家变得无动于衷了呢？是什么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遭受的痛苦

表现得冷静理智呢？他们劝告“我们不应感情用事。”“我们应当理智一些。南部非洲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耐心和劝说。”在另一个时代，这样的话被指责为姑息和勾结。然而，在种族隔离问题上，这些话则被说成是明智的、温和的、全面的和现实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难道受害者的皮肤的颜色与我们的犹豫和推诿、理智和温和有关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们将对历史法庭作出可悲的回答。

昨天，安理会听取了比勒陀利亚代表的发言，发言中充满了惯用的半真半假的言词、假话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其中的一些谎言已遭到我的同事安哥拉、博茨瓦纳和加纳代表的有力揭露。现在我特别要揭露其中一个谎言，以证明这样的谎言有时是怎样逃过不警惕的听者的注意的。

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在发言中说：

“查阅一下40年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记录就会发现，南非一直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S/PV.2757）

这段话看起来似乎无伤大雅。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过去40年中的不少时间里，南非首先企图将纳米比亚并入南非联邦，后来又企图将它并入南非共和国。为了向安理会表明南非是怎样“一直”寻求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我想引用马兰总理1949年2月17日在南非国会所作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我们要使西南非处于一个不受任何宣传和煽动影响的地位。把西南非洲和联邦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在宪法上联系在一起，以致这两个地区今后不可分割地结成一块。为达到此目的，让我们来使用南非当然拥有的权力，当委任统治还存在，委任的原则尚未消失时南非就拥有的权力，把联邦和西南非洲两块领土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我们目前至少还没有最终把西南非洲拼入联邦。即使我们不把西南非洲拼入联邦，我们仍然可以把西南非洲和联邦在

宪法上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它们今后永远无法分离。”

这就是对纳米比亚的未来一贯持和平的态度？南非对和平的理解就是永远扼杀纳米比亚独立。现在这篇发言中塞满了诸如此类的歪理和欺骗。发言说，安哥拉政府是军国主义的政府。然而，安哥拉政府的军队在安哥拉境内。倒是南非政府有军队在安哥拉。军国主义的是南非而不是安哥拉。如此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撒谎。

国际社会参予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需要南非代表来告诫安理会不要被言词与宣传所迷惑。耍嘴皮搞宣传的是他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联合国1966年决定对纳米比亚领土承担正式责任与权威，这是纳米比亚领土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漫长和艰巨的路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安全理事会通过体现国际社会商定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第435(1978)号决议，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联合国的这些行动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了希望，他们多年来曾遭受德国殖民主义统治，随后又遭受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占领。但遗憾的是，这些希望都没能实现。

联合国接管纳米比亚已有二十年，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通过也已经将近十年，然而，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至今未能实现。100,000多名南非军队占领着这块居民不到一百万的领土。而且，比勒陀利亚正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它对该领土的非法控制。那些敢于反对种族主义政权阴谋的人都被关进了拘留营。来自纳米比亚的消息说，号称“克万特”(Koevet)臭名昭著的南非特别敢死队匪徒带着耑柄、匕首、大砍刀和铁棍在农村横冲直撞，对无辜平民施行恐怖主义行径，袭击和强奸妇女、儿童。尽管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新闻和情报封锁，国际社会依然每天收到比勒陀利亚惨暴与谋杀罪行的消息。这应该感谢许多教会组织、人权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今天下午我们还听到了它们的一些报告。

纳米比亚问题的悲剧在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已经有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样一个国际谈判达成的框架。这项决议是由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南非，

以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为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公正选举作了规定。但是，在进行选举之前，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必须签署停火协定。随后，安全理事会将通过一项决议，让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抵达纳米比亚，管理过渡时期的工作。

自从1978年以来，秘书长不顾种种困难，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扫清道路作了英勇的努力。但是直到今天，纳米比亚仍被占领，得不到自由。第435(1978)号决议得不到执行，责任首先完全在于种族隔离政权。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南非破坏了197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所谓高级同时磋商。正是比勒陀利亚破坏了1981年在日内瓦进行的所谓执行前的会谈。现在又是这一种族隔离政权企图把一个国内当局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徒劳地企图绕开国际商定的纳米比亚计划。也正是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现在以所谓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把纳米比亚的命运同毫不相关的节外问题牵连在一起。比勒陀利亚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但是，如果说种族隔离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单枪匹马地行动，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不幸的是，种族主义分子在他们的肮脏勾当中确实还有帮凶。1978年，当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产生的时候，作为先决条件的联系解决办法并不存在。1980年它也并不存在。当时，南非对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并没有安全的顾虑。这种所谓的顾虑是从外部偷偷塞进南非的，并且是在1982年才炮制产生，同年为南非所采用的。联系解决的概念起源于华盛顿。南非只是采纳了联系的概念，以此作为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华盛顿在这方面负有严重的责任。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中指出：

“这个自1982年就想提出来的联系解决先决条件，是目前阻挠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执行的唯一障碍。”(S/18767, 第32段)

作为联系解决概念的发源地，我们要美国认清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烈感情。我们认为，联系解决办法是无良心、不道德的，它与纳米比亚自由与独立的权力是毫无关系的。

我们已说过，现在我再次重申，纳米比亚独立被作为联系这个先决条件的人质。它只不过是国际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津巴布韦外交部长曾将此形容为讹诈和拘留人质，不论其受害或者是害人者我们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卑劣的。我们记得安全理事会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也已断然否定了所谓的挂钩，认为这与纳米比亚计划是无关的。

此外，那些在安理会内投反对票，以此安慰种族隔离当局的国家拖延了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认为它们同样罪责难逃。

过去曾有人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该谈判会影响我们的会议以及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事实上是我们从前也听说过这种说法。这种论调现在已是陈词烂调了。我们拒绝了，并将继续拒绝这些与纳米比亚独立不相关的双边谈判。我认为安理会因为这些不相关的问题而推迟负起其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责任的时候早就过去了。安理会应该现在就开始行动，因为现在已是万事皆备。

1985年11月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说，今年3月：

“有关各方就安全理事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设想的选举按比例代表制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解决了有关联合国计划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S/18767, 第31段)。自秘书长提出报告以来已有将近两年时间了，有关联合国计划的未决问题均已得到解决。我们要问安理会：既然有关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未决问题均已解决，为什么还未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当所有有关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安理会仍旧按兵不动，就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安理会无所作为看起来是纵容偷梁换柱地加进其它不相干的问题。因而我们促请安理会通过该决议草案，以便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执行435(1978)号决议。这是安理会所能够做到的起码事情。安理会若再有任何迟疑的号只会有损其形象。我们等待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时间已够长的了。再做任何拖延是不可容忍的。安理会一致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不仅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重新恢复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荣誉。

安理会应使南非明白，它若继续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话，安理会别无他法，只有运用《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安理会最近就海湾战争表现了值得称赞的决心。为了维护其荣誉，安理会在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占领纳米比亚时也显示出相同的信念。纳米比亚的局势仍旧非常严重，给南部非洲的稳定也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并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这一重要机构的成员国不要对这一问题按兵不动。

同时，国际社会在物质上与道义上应加强其对纳米比亚人民——他们的合法代表为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持，以便使得他们能够加强独立斗争。我们在不结盟运动中已保证以该运动的“抵制入侵、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非洲）行动基金”来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与前线国家。我们感谢所有为该基金慷慨解囊的国家，并呼吁其它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也参加这一崇高的事业。

我在开始发言时提到了“一部世界史便是世界法庭”的说法。我愿以这句话结束我的发言。我们明天如何受到评价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行动。在此我要指出我们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中所关系到的利害问题不仅仅是该领土的独立。利害所在是我们的组织——联合国的权威与信誉，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该机构有权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权威与信誉。面对一个根本不顾文明行为的政权，安全理事会是否有维护其权威与信誉的政治意愿？或是将来让人说那些二十世纪的大国——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已征服了天空，并为有人类最高的技术水平而自豪——却软弱的未能采取行动恢复一国人民最基本的权利——自决权？这是本世界组织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纳米比亚问题不仅是关于自决权，也是关于种族隔离与种族主义的问题。正如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学者和作家威廉·埃德伍德·伯格哈特杜本世纪初所说的那样，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是肤色分界线。在纳米比亚与南非我们均面临着这重大问题。因而，代表我们的安理会在历史审判时负有重大责任。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安理会第2755次会议依照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的彼得·丁齐·祖泽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想再进行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祖泽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再次邀请我。在我们结束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时，请允许我本人利用这一机会对你表示感谢，你有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都从你的智慧和经验中获得了益处。

回顾起来，这一段会议的发言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内容。所有发言的代表都接受由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核准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认为它是国际上承认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在履行该计划的有关要点方面，大家也是一致的。这些一致意见还反映对履行该计划如何受到与该计划本身毫不相干的问题的干挠的估价上。

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拒绝遵守联合国决议与决定。该政权对联合国采取的态度以蔑视、口是心非、不守信用以及冥顽不化为特征。它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有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谈判历史中。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以及其军队在该领土公然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事实是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责的安全理事会的挑衅。

纳米比亚理事会一直在担忧南非态度将会如何损害联合国以及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机构的该理事会的权力与威信。我们的担忧在扩大和加深，因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代表着为纳米比亚和平实现独立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基础。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通过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是由五个与南非保持密切关系的西方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来谈判的。

摆在安全理事会前面的这份决议草案是再次下决心加速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不再拖延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然而，它仍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尽管联合国持久不懈地长期为

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做出努力，该领土至今仍被种族主义的南非非法占领着，南非还不断地从纳米比亚领土上向前线国家发动武装进攻。

的确必须强调纳米比亚问题缺乏进展的严重性。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重申它反对南非坚持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驻军安哥拉这样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两年已经过去了。从那时起，在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冥顽不化的态度相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再一次表示它愿意签署停火协议，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理事会再一次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现的政治家风度与积极态度表示赞赏。

纳米比亚理事会呼吁所有国家恢复联合国在确保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并支持一致通过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奥肯先生（美国）：在津巴布韦代表的一片歪曲声中，人们很难认识美国的政策，他十分明白，我国的政策是赞成尽早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然而，事实上是，在没有就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不可能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古巴军队不是在打南非人而是打其他安哥拉人。

安哥拉纲领本身，1984年11月的纲领本身，特别谈到了这一问题，虽然我们认为是谈得还非常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要埋怨说所谓古巴驻军安哥拉毫不相干，诚然是困难的。

美国希望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并加快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然而，如果不愿面对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多么令人不快，这些理想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主席：津巴布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 我只想谈一点，仅此一点来回答美国代表。

美国代表说津巴布韦代表歪曲事实，我希望向美国代表解释清楚，津巴布韦代表并没有歪曲事实，歪曲事实的是美国代表。就纳米比亚的独立而言，就国际社会而言，事实是：所有有关纳米比亚人民——他们曾经是德国殖民政府的臣民，现在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人——的独立的问题现在都已解决了。我们今天下午尝试要做的，我们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尝试去做的就是想要说美国介绍了一个现实。我并不想去谈安哥拉独立时的现实，当时某些力量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企图推翻安哥拉政府：这是一种目前已经结束了的现实。但是，在承认安哥拉现在已完全独立之后，美国在本届政府上台后的1982年又再次对安哥拉进行干预，这就是美国企图以优势力量、螫式导弹以及其它各种暗中干预的手段迫使国际社会接受的现实。

我们拒绝接受的就是这种现实。1975年我们拒绝接受这种现实；1982年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种现实；但是我们将继续拒绝加以接受，而国际社会继续拒绝加以接受也是正确的。

安哥拉和美国各自所做的纯属内政，但是美国没有权利、没有道义上的权利继续让纳米比亚人民成为种族隔离、谋杀、强奸和暗杀的受害者。美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这样做。纳米比亚人民天生就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不应成为一盘国际象棋比赛——一场毫无道义的比赛——中的小卒，难道要迫使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吗？不！我们绝不会接受的。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如果慈祥的上帝把古里拉布先生造成白人而不是黑人的话，他现在就不会成为受害者了。我想的就是要澄清这一点。

主席： 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已经准备就绪要对阿根廷、刚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出的载于第S/19242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菊地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祝贺你在十月份担任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主席。我相信，由于你的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你将能够以最干练、最富有成果的方式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实际上你已经这样主持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我也要向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诚挚的谢意，他在九月份担任主席期间非常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二十年前，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然而，南非无视世界舆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纳米比亚人民依然被剥夺自决的权利。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明确的：必须通过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下进行的自由选举，根据选举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意愿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日本坚定地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体现出人们普遍接受的和平过渡到独立的唯一构架。

人们还记得，南非政府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均表示接受该决议批准的解决计划。但是，南非虽声称愿意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实际上则一直试图阻碍该决议的执行。南非顽固地坚持“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就是一个例证。南非坚持这一点，从而阻碍了：

“……最近几年进行最后安排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的屡次尝试。”（S/19234，第25段）

此外，南非继续对邻国进行武装袭击，从而破坏整个区域局势的稳定，使得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机会更加遥远。日本对纳米比亚局势继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特别要谴责南非逮捕五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以及它自今年八月以来对学生和劳工组织领导人采取的镇压措施。

日本已经采取强硬的措施，敦促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放弃其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策。日本表示不赞成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同时也没有采取

任何实际上承认纳米比亚目前地位的行动。比如，日本政府没有向在纳米比亚的南非人提供任何无偿贷款、贷款或技术援助。日本政府还禁止其管辖下的日本国民或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直接投资。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通过对联合国、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管理下的人道主义和教育方面的基金和方案提供捐款，以此来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只要仍有必要，日本将继续提供这种援助。

当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一经设立，日本就表示愿意以财力和人力捐助的形式来提供援助。一旦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日本期待着向纳米比亚的国家建设提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双边援助。

基于这些理由，也为了表示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全力支持，日本将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最后，我谨声明，我们面前这项决议草案的大方向是授权秘书长着手为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的停火作出安排，并准备设置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意大利代表的身份发言。

这场辩论表明了人们对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对国际上可以接受的纳米比亚问题解决方法的努力缺乏进展深感关注。它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对取得这种解决表示出了不耐烦。在这一方面，在我前面发言的绝大多数代表令人震惊地表达了一致的观点。

我国政府也充分体会到了这种关注和不耐烦。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土和该领土人民行使自决、自由和独立等基本权利负有特殊和直接的责任。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该决议是唯一获得普遍接受的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的框架，其中载有一项解决计划。我们要指出，这项计划已得到了南非政府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接受。但九年之后，纳米比亚依然遭受着非法统

治，在执行联合国计划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相反，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违反解决计划要求的措施。意大利认为这些措施完全无效。南非政府制造了重重困难，以设置人为障碍，阻挠第435(1978)号决议的迅速执行。它坚持将一些毫不相关的因素引入所有有关执行解决计划的讨论。南非代表昨天在辩论中的发言进一步证明，南非毫无意愿。

南非政府执行的纳米比亚政策只能用南非内部种族隔离问题的存在来解释。种族隔离是所有南部非洲问题的中心所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之所以缺乏进展，这显然是南非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国内多数人民与少数统治者之间冲突结果的外部体现。这使得联合国有进一步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这一立场体现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它完全符合本组织在非殖化领域内的辉煌历史。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原则，因为它们反映了历史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果放弃这些原则，那么整个南部非洲、乃至我们大家都将深受其害。

南非蔑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明确表达的意愿，继续非法统治纳米比亚。这种现象和目前纳米比亚的局势使意大利深感忧虑。非法统治使得领土内的人权遭到严重侵犯，我们对此深表痛惜。南非在该地区推行破坏政策，经常把纳米比亚领土用作向邻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我们对此极为关心。

因此，我国政府相信，必须加强协调国际社会为了根据联合国计划早日使领土过渡到独立而进行的努力。由于人们一致认为必须早日在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取得进展，同时也存在着获得普遍接受的这种和平过渡的框架，因此国际社会成员的努力应该具有更大的连贯性，以向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说服它遵守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我们同样认为，这些努力应该化为具体的方案，以援助该地区的国家并同它们和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受害者进行合作，以帮助他们抵抗南非政府的破坏政策。

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这次辩论的非对抗格调，欢迎声援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民组的情感。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遵循的正确态度，以确保提高国际社会努力的效率。我国代表团打算投票赞成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并充分支持秘书长为执

行该决议采取行动。

现在，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

我现在将载于S/1924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意大利、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零票。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601(1987)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克里斯平·蒂凯尔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不得等到月底才就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这使我感到遗憾，但我的祝愿是发自内心的。 同样，虽然晚了一步，我还是要感谢你卓越的前任主持了我们九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没有在这次辩论中发言，因为我们今年四月九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充分表达了我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观点。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英联邦政府首脑在十月十六日温哥华会议上发表了纳米比亚问题奥卡那根声明和南非问题行动纲领。 这些文件明确表达了我国政府和英联邦成员国政府的观点。

和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寻求该领土在最早的时间内、以最和平的手段取得国际上承认的独立。 我们欢迎任何旨在推动实现第435(1978)号决议努力的措施，我们认为这是讨论的关键。 因此，我们支持通过第601(1987)号决议，并且使我们高兴的是，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没有坚持要求写进对某些安理会成员无法接受的内容。

我国代表团在原则上认为，安理会不应该请求秘书长执行一些其本身或时间范围不现实的任务。确实，如果安理会不这样做，那就会损害其权威和地位。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在这一方面似乎作了公平的处理。决议不仅应该保留联合国解决计划的内容，而且还应该让秘书长自己酌情以最可能取得圆满成功的方式进行谈判。我们赞成将这个困难的任务交给他作出英明判断。但是，假如他被迫向安理会报告他没有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不认为，安理会因此将根据第七章开始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将需要重新估价局势并采取它认为最适合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行动，以及用一些发言者的话来说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

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序言部分第4、5段提到一些安理会及大会先前通过的决议，我国代表团并不支持所有这些决议。我们接受第601(1987)号决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那些较早的文本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有关科宗圭齐先生应被准许参加安理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承认所谓的民族统一过渡政府。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是，安理会应该向所有有资格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我们大家都应希望看到尽早举行这种选举)中竞选的个人公平地提供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一请求符合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根据不偏不倚这一重要原则，我国政府支持这一请求，并本来就希望看到科宗圭齐先生有机会向安理会发言。

最后，我强调，我们仍然坚定地打算继续为尽早执行联合国解决计划而努力。我们祝愿秘书长在讨论中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向安理会提出有利的报告。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必须结束，必须让该领土人民行使自决权。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理会在第2755次会议上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秘书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了邀请。他要求作进一步发言。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请他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作简短的结束性发言，并恳求得到安理会成员的宽容。主席先生，你在这些会议期间是有效率的，宽宏大量的。你的正义感和绅士的雅量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要坦白承认一件事。在为刚才结束的有关危急的纳米比亚局势的辩论作准备时，我觉得我的脑子正在捉弄我。我开始想到即将来临的假日的气氛，并有一个恼人的想法不断在脑子浮现，即通常和每年的这个时候有关的和平与宽宏大量的崇高理想，也许会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出来，并使某些代表团对苦难深重的纳米比亚群众持开明态度和同情心。我曾想，这一次安理会可能会一致通过摆在其面前的决议草案（现在的第601（1987）号决议）。我还需要说，就一致通过而言，我错了。

我犯了做白日梦的罪，当我被粗暴地推回到联系解决的鼓吹者和顽固不化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凶手的现实世界中来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中，那些阴险地搞口语恐怖主义和恶毒的骂人手段的人想把他们暴行的受害者说成是恶棍。确实，那些使和平变革成为不可能的人使暴力变革变得不可避免。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证实了这一自明之理，我敢说，这在纳米比亚也是同样正确的。1960年在纳米比亚建立西南非民组本身和它在21年前发起武装斗争的原因证实这一不可避免性。

这场辩论是关于停火，关于停止暴力和给纳米比亚的自由和民主一个机会。这项决议的起草者小心翼翼地确保所有可能招致某些人反对的内容全部删除，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安理会中的不结盟的成员还认真地谋求对草案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获得一致通过。我的确知道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没有一致通过；但是，14票赞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尤其是，赞成票显示了一些新的改变信仰者，

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并敦促他们呆在这一体面的世界公民的阵营中，直至纳米比亚获得自由。

作出一致的決定和由安理会一致向比勒陀利亞發出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秘書長將需要這種保證，以便能夠以良知和信心加速前進，並由於知道他在執行目前的決議中得到安全理事會的全力支持而信心倍增。美國在這一方面對秘書長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象許多在我們前面發言的人在辯論中所做的那樣，我們要求美利堅合眾國在協助我們現在實現自由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誰贊成在納米比亞實現停火、和平和民主？誰今天反對實現這一崇高目標？我們大家聽取了在這場辯論中所作的所有發言，不難得出明顯的結論。幾乎所有代表團特別是前線國家和西南非民組代表團重申了它們贊成象第435(1978)號決議所設想的那樣，立即停火、部署聯合國過渡援助小組和在納米比亞舉行民主選舉的立場。

難道要我們得出結論說那些對停火半心半意的人實際上是支持納米比亞的戰爭與暴力的？

我突然猛醒首先是因為某個我們極需其支持以推動這一進程的代表團在首次審議本項目的會議結束時以行使答辯權的形式開了一炮。在此之後，我們後來得知就是這個代表團終於在決議中找到了一些讓它為難之處，說如果草案保持原樣，就不投贊成票。但該代表團建議提出的修正案卻是一種倒退，很可能把草案變成另外的東西，違背共同提案國的願望和納米比亞人民自己的意願。這就是表決決議草案時唯一弃权的那個代表團，該決議草案主要是——我再重複一遍主要是——要求實現停火和開始納米比亞的獨立進程。我要懷着極大痛苦與失望提一下奧肯大使的發言。“對安全問題的關心”不過是“聯系解決”的委婉說法。有很多發言的人談到這個問題，我感到很沮喪，因為今天下午我聽到各種人在安理會上試圖為聯系解決辦法辯解並設法使它合法化。

虽然我们对一个曾是解决建议的主要提议国的国家的这种违背良心的行为表示愤慨和失望，但仍希望这唯一的弃权票将不会被利用为不给秘书长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使他完成工作和迅速有效地执行这一决议的借口。

我们昨天从种族隔离制度鼓吹者嘴里听到的粗俗的激烈语言，决不是在这个会议厅里应该听到的。这种语言属于外星人的世界，好莱坞倒是为它拍摄了几部恐怖影片。他可以欣赏这种荒唐派戏剧，但我们的人民正在死去，我们没有时间胡闹。他竟然如此胆大，装腔作势和蛮横地宣称，他或他的法西斯政权关心他们每天都在屠戮的人民的困境。我们的人民最清楚这一点。他们还知道他们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代表的儿女们，永远不会搞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更不用说还去杀害自己的儿童。这真是令人发指。正是纳米比亚人民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其斗争中的解放者而给予这个组织必要的支持与力量。那个满口喷粪的布尔人对我们进行既险恶又可笑的指责，对此我们不屑一驳。

我们的人民还知道，正是这个博塔政权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座庞大的兵营，并使整个社会军事化，它依靠的是暴力、日常暴行、从早到晚的宵禁、军事管制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南非于1915年就侵入纳米比亚，当时萨姆·努乔马尚未出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仍未成立。今天，南非部队已达100,000人。这就是暴力。维克托·格贝霍大使今天下午列举了几个比勒陀利亚在我国搞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例子。

最后，我愿感谢所有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代表团。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投了赞成票。我只能表示衷心的期望，希望它们从现在起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保证使我们亲爱的国家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

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非洲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出席，感谢他们及时主动要求安理会开会审议纳米比亚的危急局势。

加拿大是已不复存在的西方五国接触小组的创始成员之一，这次未主席安理会会议，但它最近在南部非洲面临的紧迫问题上表现了突出的想象力和领导才能。它

昨天在这里的发言，典范地说明了它的道义勇气和对纳米比亚自由的支持。

让我们现在一道以刚刚通过的第601(1987)号决议为基础，按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恢复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与独立的权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做好准备。现在应该由安理会迫使博塔政权做出回答，作为该进程的第一步接受停火。

最后，我向与会各位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我们祝愿他不仅为纳米比亚而且也为联合国顺利地执行他的新使命。

主席：感谢古里拉布先生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根据发言名单没有人再要发言了。安理会就此结束这一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

下午 6 时 3 0 分散会。